



荀子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椽遠貍邈越席牀第鞞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

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
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
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
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
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鞮絲未幣彌龍所
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
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
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
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
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
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二之
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
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
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
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
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
地尊先祖而降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
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
本也爲得當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也道通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

者別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
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
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
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
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
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
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
醑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
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一也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
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
縣一鐘尚拊之隔朱紘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脫
成乎文終乎枕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
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
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
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
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

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
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
說人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
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
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
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
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
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
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
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
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
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
殺也文理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
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
馳騁厲驚厲疾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
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
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
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此之謂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一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妻妾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及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䟽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

殯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特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
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
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
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
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
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
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
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
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
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
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
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
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
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
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
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寃冶其立麤
衰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
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也傷生是禮之中

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
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
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
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
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譏笑哭泣諦
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
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飲食者
也卑綽禪冕黼黻文織資麤哀絰菲總管屨是吉凶
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䟽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
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

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
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
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非順敦修爲之君子莫之
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
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
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
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
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又河喬嶽此
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

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鬻
 括體飯玲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
 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玲以槁骨反
 生術矣說褻衣襲三稱緇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
 目鬻而不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
 明矣薦器則冠有釐而毋縱纒廡虛而不實有簟席
 而無牀茅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
 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
 而藏之金革纒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

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
 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
 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
 所由來者也故墻壠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
 蓋斯象拂也無旣桴絲蠶縷髮其貌以象非帷幃
 帳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漫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
 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
 葬其形也祭祀故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
 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
 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

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
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
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
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
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
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
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
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是夫大鳥獸則失亡
其羣疋越月踰時則必反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
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
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
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
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
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
之君子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
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則聖人安爲之立中制
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

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麻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稷祭稷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容事事足容成足容文文足容備曲容備物

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憊革詒嗶俊而不
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六忠臣孝子
亦憊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
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
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
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
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笙
韶夏護武勺桓箎朔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憊詭其
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啜菘粥席薪枕塊是君
子之所以為憊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
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憊詭其所敦惡之
文也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
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
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
成文

荀子第十三卷終

荀子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

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
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
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
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
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
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
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
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
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
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胄
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
心淫紳端章父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故君子耳不
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
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
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故其清明
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隨還有似於四時故樂行
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
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
樂也樂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
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
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窮
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
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
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平哀哉不
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

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篴箛發猛埴箎翁博瑟易良琴
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
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箴似星辰日月執祝拊鞀控
楫似萬物曷以和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
然而治俯仰誦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
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譁譯乎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
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
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
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

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
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
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
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
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
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
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
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
是也

荀子第十四卷終

荀子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並馳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爲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德

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官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

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
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
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
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
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
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
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
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欲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
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
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
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
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
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
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
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
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
亂其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

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所謂靜人志也者滅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虛則將須待也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䟽觀萬物而知其情叅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

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
其極聖聖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也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

惑以贅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贅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贅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咸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

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
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
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
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
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故好書
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
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
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
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

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其爲人也善
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
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聞居靜思則
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
彊矣有子惡卧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
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
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至人也
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
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
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

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頭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日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啍啍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鼓冒者仰視而不見星入不以定有無用精惑

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

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
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
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
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
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
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
爲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嚮是而務
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
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
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

言是則謂之誑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
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
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
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
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竒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
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
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
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
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
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

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之
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
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
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
詩曰墨以爲朗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
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
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荀子第十五卷終

荀子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
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
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
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
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爲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
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

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耐古字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修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修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竒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

異香臭芬鬱腥臊洒或為漏酸竒臭以鼻異疾養滄

楚陵二熱滑鉞與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

愛惡以心異故說為脫誤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

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

官之當簿而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

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

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

害之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

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

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有時而欲徧舉之故

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

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

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

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

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

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其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皆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

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顛顛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求思騫兮大古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已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友是詩曰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有覷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

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

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
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
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无寡
豈爲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
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
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
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
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
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
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

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
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
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
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
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
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
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
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
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

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
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
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
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
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弔壽也故欲
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
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
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纓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
謂以已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
耳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鹿麕布
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葭蔦尚枳
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利
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
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者見之行
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荀子第十六卷終



